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祖高皇帝聖訓

御製序　目録

卷一　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監生臣王世瑞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帝王創業垂統傳之無窮非獨世德茂也蓋亦有典則之貽焉其運之一心播為成憲恒足以示道揆於子孫昭法守於臣庶盱衡千古載籍具存矧其為大聖受命而興者乎皇哉何規模之弘遠也我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

高皇帝靈承休命誕受多方經綸於天造草昧之年締構

於王業艱難之日除殘伐暴度越漢唐順天應人絜隆湯武所以茂弘風教宣暢聲靈振舉綱維恢張疆宇者勒諸蘭臺之上布在方策之中駿烈鴻猷粲然明備矣若其攄詞為典播告成經建邦立國之模戰勝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務用人行政之方靡不道合樞機理取體要有非臣鄰所能悉覩黎獻所能盡傳者不有成書何以彰

聖謨而答光訓乎朕紹庭繼緒志切覲揚因命儒臣分類

編輯為目二十六為條九十有二總為

寶訓四卷浩浩乎乾包坤負之大皇之墳也秩秩乎民彝物則之常帝之典也以紹心法至中也以握化原至正也以迓

天眷至順也以垂後昆至裕也率而循之欽承而無斁之所以卜有道之靈長綿無疆之歷服胥於是焉在奕世子孫尚其克念

祖武永永勿替也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為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建丕

基叶雲雷以展經綸法四時而宣敎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發聲為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

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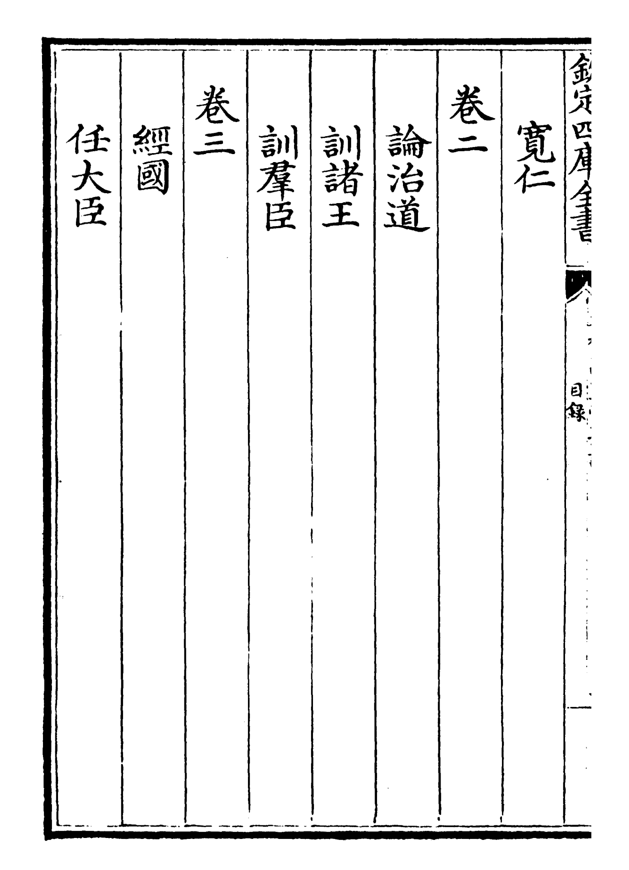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獻口誦心惟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頋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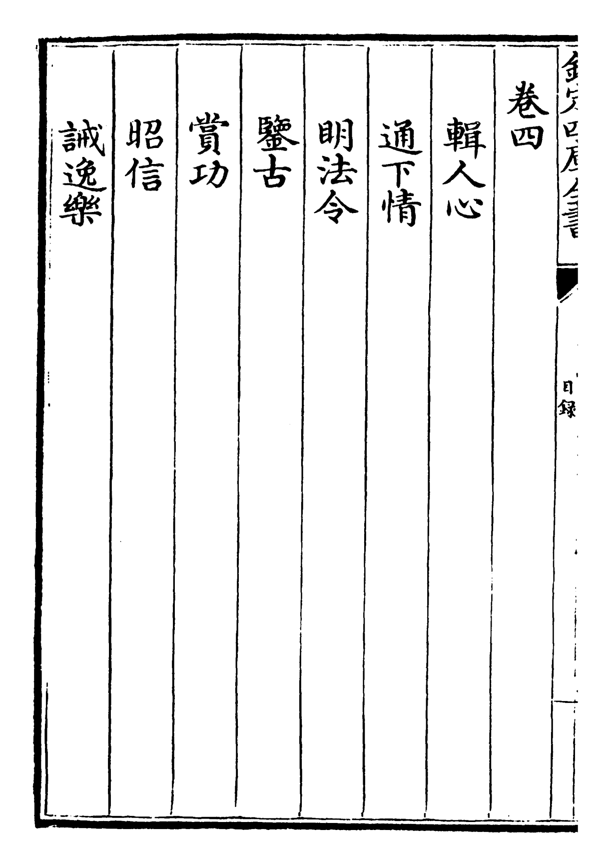
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莅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儆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

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目録　詔令奏議類　詔令之屬





卷四

謹嗜好

臣等謹案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康熙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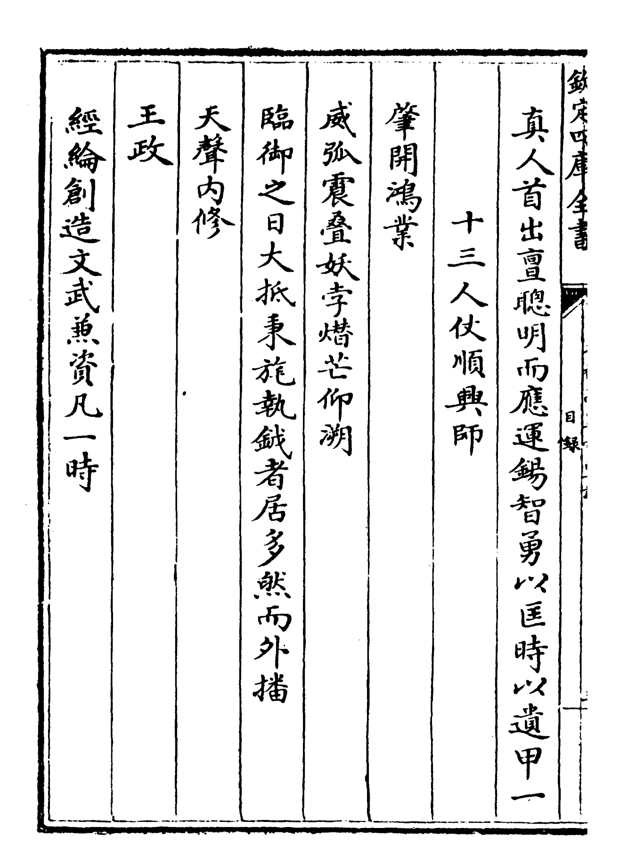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恭編凡九十有二則分二十六門乾隆

四年我

皇上敬製序文

宣付剞劂昭示萬方昔者有明末葉海水羣飛

景命有歸



真人首出亶聰明而應運錫智勇以匡時以遺甲一

十三人仗順興師

肇開鴻業

威弧震疊妖孛熸芒仰溯

臨御之日大抵秉旄執鉞者居多然而外播

天聲内修

王政

經綸創造文武兼資凡一時

指授開陳
皇極敷言罔非彜訓黄帝七十戰而銘著于巾機成
湯十一征而義彰于誓誥以令方古厥道同
符特以
國初淳朴僅傳於故老舊臣之口故記載未詳
聖祖仁皇帝追維
前烈敬勒鴻編昭千古之
帝圖垂萬年之

家法書所謂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者

締造規模猶可仰窺而見焉乾隆四十八年八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一

敬天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即天之子也貝勒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貝勒諸臣之子也君以父事天敬念不忘克明厥德仰承天錫丕基則帝祚日隆貝勒諸臣以父事君

敬念不忘勿懷貪黷之心勿為姦慝之事以公忠自効則爵位常保民於貝勒諸臣敬念不忘遵守法度勿萌姦宄勿行悖亂則身無禍患如君受天之佑以為無與於天曰此我才力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譴之移其國祚能自守天位乎貝勒大臣受君之恩以為無與於君曰此我才力所致也心懷姦慝恣行貪黷君若譴之褫其爵位能自保身家乎至於民不遵貝勒大臣約束而行姦宄悖亂之事必致獲咎而禍患隨

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天欲平治天下而立之君為君者若不修明制度永奠邦家豈天之立君止為一身安富逸樂耶君欲經理國事而任之臣為臣者若臨事之時不能勤敏恪慎殫心厥職豈君之任臣止為汝一身富貴耶觀此則君於天錫基業敬以承之舉忠良斥姦佞日與大臣講明治道以致皇天眷佑人民悅服如古所稱堯舜禹

湯文武以及金世宗諸令主休譽著當時鴻名傳後世孰有善於此耶人臣身秉國鈞因循從事不能申明教令誡諭羣下則無知之民罹於法者必多若各盡厥職明法度以訓國人使不罹於刑戮則君心嘉悅眷顧日隆如古所稱臯陶伊尹周公諸葛亮魏徵諸臣生膺顯爵沒垂令聞斯於臣職為無負耳

天命六年辛酉正月甲申

上率四大貝勒及台吉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等

對

天地焚香祝曰

天父也

地母也今以暴國肆虐奉命徂征其烏喇輝發哈達葉赫同一語音之國已蒙垂祐悉以授予既而征明又得撫順清河開原鐵嶺諸城及明四路來侵盡殲其衆無非

天地之默相也吾所禱於

皇天后土者吾子孫中縱有不善之人俾勿同氣推刃開

戕害之端其不善之人惟天誅之若不俟天誅存心戕害

天地鑒之奪其算無克永年或於昆弟之中有所行悖亂者不忍傷殘以義理所在殷勤教誡感格愚頑使自悔悟

天地其眷顧之神祇其呵護之願我子孫祚永百世以及萬年用玆虔告尚其無咎既往鑒乃來玆

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聽斷國事皆知以至公為貴至於己之所行或有明知其非猶強以為是者盡亦如聽斷國事以非者為非是者為是也惟能處以至公絕無私念乃為天所佑天果佑之必昌其子孫綿其福祿降以神智之嗣寧有神智之嗣或致失德者乎若獲罪於天則所生之子必昏庸者流以昏庸而繼大業不致敗亡者未之有也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天之所命俾為帝王膺圖籙柄國政其守此丕基也如置瓦器然必求其安夫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儻致缺損庸可補乎若將天錫丕基時時敬念兢兢恪守斯神器永奠大業弗墜不然肆意驕縱上干天怒隕墜厥緒豈復能祈命於天哉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侍臣曰天地法象雖高遠難窮而理則貞而一也故能使日月運行風雨調順四時不違其序化育萬物生

生不已嘗思前人得失之故不甚相遠如在目前行善而得行不善而失往跡固昭然也誠勤於觀覽廣加咨詢惡者戒之善者從之則貞一之理備於厥躬卜年卜世建無疆之休不難矣

聖孝

天命九年甲子四月甲申

上以遼陽既定建都東京奉移

景祖

顯祖諸陵安葬於東京之楊魯山設太牢焚楮幣
上詣
二祖陵奠酒行禮祝曰吾征明復
祖
父仇已得遼東廣寧祇移
寢園永安斯土惟我
祖
考仰達

天地垂福佑焉

神武

癸巳九月

上聞葉赫哈達烏喇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來侵以我軍夜出恐驚國人傳語諸將旦日啓行遂安寢明日出兵至拖克索地

上立渡口誡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縶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

衆如命時敵兵甚多衆聞之色變

上曰爾等毋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於險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固可必勝耳及接戰大破敵衆均如

上諭

癸丑正月己未

上以烏喇國背盟親率大兵往征之時烏喇貝勒布占泰率兵三萬越伏爾哈城而軍我統軍諸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諭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衆志既孚即可決戰因命取鎧冑被之復

諭將士曰儻蒙
天眷祐破敵衆即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乃進兵指
揮將士比接戰親馳衝入大敗烏喇兵遂滅其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辛丑
上頒訓練兵法之書於統兵貝勒諸臣其辭曰凡安居太
平貴於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已不頓兵智巧謀畧為貴
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幽邃之地毋令敵見少遣兵
誘之誘之而來是中吾計也誘而不來即詳察其城堡

遠近遠則盡力追擊近則直薄其城使壅集於門而掩擊之儻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預退以待大軍俟大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於城郭當視其地之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儻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乃足稱為智巧謀畧之良將也若勞兵力雖勝何益葢制敵行師之道自居於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

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訊之甲喇額真不以所頒法令誡諭於衆罰甲喇額真及本牛彔額真馬各一匹若諭之不聽即將梗令之人論死甲喇額真及本牛彔額真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能則勿受蓋委任者之意非止為一人如不勝任而强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事莫大於此至於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賞不

及縱殞身亦不為功迨列陣已定爭為先登以陷城者方錄其先進之功其先登陷城者馳告固山額真侯環攻軍士四面竝進城陷然後固山額真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竝進

天命四年己未三月甲申朔明總兵杜松劉綎李如柏馬林等督兵二十萬分四路來侵辰刻我國西路偵卒以明兵出撫順關馳告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進董鄂境馳告

上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國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來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於辰刻發兵大貝勒代善先行諸貝勒續至界凡見我國築城夫役及兵四百據吉林崖時杜松結營撒爾湖山而自引兵仰攻我兵四大貝勒等議曰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

翼四旗兵夾攻之其撒爾湖山之兵則以左翼四

旗兵備禦焉兵既往

上至問破敵策四大貝勒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令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

合先破撒爾湖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凡之衆自喪膽

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凡明兵俟我軍自吉林崖馳

下衝擊時并力以戰於是合六旗兵進攻撒爾湖山不

移時大破之而所遣助吉林崖之軍自山馳下右

二旗軍渡河夾擊界凡山麓明兵又大破之又破馬林兵於尚間厓又破劉綎兵於阿布達里岡李如柏遁去

智畧

甲申四月

上警悟軼倫臨機應變倉卒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潛出伏烟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忽有電光照見遂擊仆擒之近侍洛漢請殺之

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為難儻加兵於我我衆寡不敵奈何乃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果以盜牛應洛漢又曰誑言也實欲害吾主殺之便

上不許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

甲申六月初我國攻取董鄂部數寨至是董鄂部諸貝勒因我國與哈達有郤欲乘機來攻會其部内亂

上聞之與衆計曰董鄂部内亂宜往攻衆諫曰兵未可輕

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儻有失奈何

上曰我不乘機先發儻彼復和好必加兵我矣衆皆曰善

乙酉二月

上畧界凡寨回兵有撒爾湖界凡東佳把爾達四寨部長合兵追襲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步軍中疾馳而至

上單騎回擊斬訥申復射斃把穆尼追兵逡巡猶不退我軍士曰馬疲甚奈何

上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弰拂雪為拾矢狀徐引馬過嶺予伏此為緩敵計軍士既行乃率七人為伏

上露胄而立追兵疑有伏不敢進

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壬子十月

上征烏喇國既克其六城兩軍相持河岸衆貝勒請渡河攻其所居大城

上諭曰汝等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當為探源之論耳譬

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取之能盡滅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為主無民何以為君乎遂率師毀其六城而還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辛酉

上既克開原城

諭貝勒諸臣曰吾等勿回都城築城界凡治屋廬以居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諸臣議曰不如還都近水

草息馬濃陰之下浴之飼之馬乃速壯且使士卒

歸家繕治兵仗便

上曰此非爾所知也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

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

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凡牧馬於此至

八月又可興師矣遂駐蹕界凡令軍士盡牧馬於邊

回兵

天命八年癸亥五月乙未台吉阿巴泰等破蒙古

上出城迎之行四十里遇於古城堡南宴勞畢會雨

上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躡而取之耳

寛仁

甲申九月

上攻𩇕郭落城城中有鄂爾果尼及羅科皆射中

上創甚還兵創愈後率兵攻克之獲鄂爾果尼及羅科諸

臣請誅之

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用不又為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擢鄂爾果尼羅科為牛彔額真統轄三百人

癸巳九月

上既破九國之兵生擒烏喇貝勒布占泰諭之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寨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

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猞狸猻裘豢養之

辛丑正月

上既從明萬歷帝言命哈達貝勒孟格布祿之子吳爾古代復主哈達國後哈達饑乞糧於明不與各鬻妻子奴僕易粟而食

上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收哈達國人豢養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壬寅

上既發兵征明

諭諸貝勒大臣曰此兵吾非樂舉也實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凌廹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

天命四年己未七月丙午

上既擒蒙古喀爾喀部落貝勒介賽

諭貝勒大臣曰我畜介賽於此而殄其兵彼所屬軍民畜産恐為他貝勒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百四十人還國便遂遣之

十月辛未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兒拜虎齎書至書中語不遜貝勒諸臣怒欲斬其使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與焉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俟遣歸時吾亦有以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

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一